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爲去聲糞古本作[illegible]後省帚之手反袂迷世反拘古侯反扱許急反音吸

吳氏澄曰以帚掃地除去塵穢謂之糞

陳氏澔曰糞除穢也少儀曰埽席前曰拚義與糞同

呂氏讀扱爲插音然凡氣之出入噓則散吸則斂今以收斂爲義則吸音爲是

姚氏舜牧曰古人于幼學必教之洒埽應對進退非假是瑣細者以重勞之也凡人之心自幼至長以漸而肆于幼不知檢飭其長也矜驕倨惰有不可勝言者聖人知其然故于幼學獨加謹而豫養焉蓋教之敬謹使日習而安而驕氣浮心之不作也看爲長者糞之一段如何小心如何謹慎非誠意正心之根柢而何故洒埽應對進退之節卽聖學之始事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故教子弟者必自洒埽應對進退始

朱氏軾曰加帚箕上者埽穢入箕旋以帚加箕上以

蔽其穢用一手拘捉箕稍退而復埽如此則塵穢之氣不及長者惟加帚故塵不及又拘之法必以箕自鄉扱讀加字卽拘執也以袂猶言以手古人衣冠整飭無以袂障塵之理

姜氏兆錫曰糞除穢也少儀埽席前曰拚義同言初埽箕往時將帚置箕上以兩手持箕也拘障也言埽時則暫釋箕一手捉帚一手以袂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還令塵遠於長者也言埽畢則又以箕自鄉斂取糞穢而不鄉長者也　又曰王氏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埽應對卽是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

之禮學者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體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麤徹上徹下即是理愚按程子云灑埽應對進退直是上達天德王氏此條蓋發明其義也　又曰此章言糞埽于長者之禮

方氏苞曰按少儀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此曰爲長者糞則席前也拚席不用帚加於箕上示不用也少儀拚席不以鬣即此篇所謂袂拘而退也執箕膺擖即此篇所謂以箕自鄉而扱也其義相表裏但據少

儀則凡拚席皆然據此篇則專用之長者所傳微異耳　鄭任鑰曰加帚於箕上者始進兩手奉箕以爲恭也糞則置箕於地一手舉帚一手舉袂以拘塵終則弛袂一手取箕一手舉帚而扱之

奉席如橋衡奉芳勇反橋居廟反

陳氏櫟曰少爲長者橫奉其卷席左昂右低如桔槔之橫也

朱氏申曰衡權衡也如橋言奉席之高如衡言奉席之平

芮氏城曰席通臥席飲食之席而言橋鄭曰井上桔

槔孔曰衡橫也捧席之儀左昂右低其形如桔槔之橫蓋舒席之設則上首下尾卷席之奉則昂左低右皆貴陽而賤陰陳謂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誤也然亦常時布席則然非禮席也

姚氏際恒曰橋鄭氏謂桔槔未知是否陳可大以橋梁之橋成容若駁之謂古稱梁不稱橋是也

朱氏軾曰陳註如橋之高如衡之平較舊註直截席兼坐臥二件

姜氏兆錫曰孔疏曰橋井上桔槔也所奉席如橋之橫也陳註曰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也今按疏說爲順

方氏苞曰卷席之法宜與縳幣略同卷其兩端而中稍穹橫奉之則左右如衡之平而中穹者如橋

齊氏召南曰疏解橋字直以橋梁解之不泥注井上桔槔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孔氏穎達曰坐在陽方則貴左坐在陰方則貴右

朱子曰東鄉南鄉之席尙右西向北向之席尙左

萬氏斯大曰孔疏因此文連請席何鄉遂謂平常布席如此此禮席不然也鄉飲酒禮介坐西南方而鄉東

主人坐東南方而鄉西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謂升由下降由上升降皆自西方以東西鄉者推之則西方爲上可知矣又室中以奧爲尊祭時太祖位奧東鄉昭穆之位自西而東則南鄉北鄉非以西爲上乎

姚氏際恆曰請衽何趾玉藻云寢恆東首此與之違

李氏光坡曰鄉飲酒禮云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記謂主介凡升席自北方降由南方註云升由下降由上與此同惟賓席牖前南面以西方爲下疏云東上統于主人燕禮公席阼階西北面東上

統於君與此異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陳氏澔曰兩席竝中間空地共一丈

姜氏兆錫曰非飲食之客則講說之客也函猶容也

疏曰古者飲食燕享位左牖前列席南向不相對相對者惟講席而已席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兩席相對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凡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是也一云兩席并中間空地共一丈者非　又曰此承上章槩言布席之禮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

席乃坐

徐氏師曾曰此與下節皆蒙講說之客而言賓主之禮也

姜氏兆錫曰跪正席敬客也撫者以手按止之也此客答主也徹重席謙不敢居也客踐席將坐主乃坐者終致其敬也此主答客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陳氏澔曰席坐既定主人先問客乃答之客不當先舉言也

姚氏際恆曰此一節教弟子布賓主相見之席法其

下因詳賓主相見之儀也若非飲食之客則客之非飲食者是但爲相見之客耳蓋飲食之客其席宜密邇方足酬酢盡歡若賓客相見其席務須開廣容丈方足周旋揖讓于其閒而不至于相褻也此即下虛坐盡後食坐盡前之意鄭氏以記云若非飲食之客遂杜撰爲講問之客蓋執文王世子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之文而附會之也即云講問之客亦與侍坐于大司成者絕不類國子于大司成尊卑分嚴故必須閒三席若爲平常講問自宜稍近何必亦如大司成之遠乎下云侍坐于所尊敬無餘席如

其解則曲禮自爲矛盾矣此席閒之間如字文王世子遠近間三席之間去聲二間字亦不同鄭于文王世子間字亦爲如字作容訓尤謬說詳本篇夫來講問者非弟子于師卽卑幼于尊長不當稱客今儼然主客相敵而雍容揖遜至于主人跪而正席在教者不應過貶若是也鄭又曰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于弟子其辭遁可見又客既來問何爲反待主人先問其非講問之客爲尤明後世踵鄭之誤解稱師席爲函丈若是則師亦當跪而正弟子之席矣可爲發噱執禮解禮之誤如此跪卽兩膝着地之跪坐通名跪跪不通名坐也

姜氏兆錫曰畢畢言也謂坐定時主問客乃答也

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劉氏彝曰將卽席須詳緩而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怍坐後更須整疊前面衣衽毋使撥開又古人以膝坐久則膝不安而易以蹶動坐而足動亦爲失容故戒以毋動管甯坐席歲久惟兩膝著處皆穿是足不動故然耳

姜氏兆錫曰此又言賓主就席之禮

方氏苞曰不嫺於禮卽席之頃必有怍容蓋心不安定故外若無所措宋李文靖公後生新進相見之頃

尙至愧怍失容是也下文執爾顏正恐其怍齊裳下緝也摳衣去裳之下齊尺便坐而整飭以爲儀也若齊去地尺則當曰攝齊去地尺玉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則登席不攝齊明矣或疑衣之長若與裳相差則裳之章恐爲所掩然甯戚之歌曰短布單衣適至骭韓退之辭曰佩玉長裾不利走趨則衣必覆裳而不逹其下齊可知矣古者衣裳之外尙加韠則不以相掩爲病明矣

李氏光坡曰容毋怍言將就席顏色宜莊或佯傲或急惶皆怍也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姜氏兆錫曰坐亦跪也跪而遷移戒勿踰越敬之至也

方氏苞曰古者席地而坐故有此戒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

盡津忍反 儳仕鑒反

彭氏汝礪曰坐久或顏色怠慢故戒使執爾顏執有持守之義

姜氏兆錫曰虛坐謂講說之席食坐則飲食之席也盡後者致敬盡前者致潔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

讀書食則坐與席齊古者俎豆鋪于席前之地去席尺若坐或後則恐汚席矣執端整貌儳參錯不齊之貌謂言未竟而雜以他事也

方氏苞曰凡坐暫爲矜莊久不能自持故以執戒之周官廛人注立而以物求市者曰儳儳者急於求市往往人不與言而强攙以言故以爲比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生

孔氏穎達曰正謂矜莊也顏容通語爾

陳氏櫟曰聽長者言必恭敬雖不當苟同於人又不當苟異於古也此一節言弟子事師長講問之節

陳氏澔曰上言執爾顏謂顏色無或變異此言正爾容則正其一身之容貌也聽必恭亦謂聽長者之言也

楊氏鼎熙曰勦說則蹈襲之心勝而少獨得之見雷同則附和之意多而少折衷之詞必字正與二毋字相應

姜氏兆錫曰顏以面言容以體言必恭猶言正容也學取他說以爲己有謂之勦說如勦物而奪據之附和人言而無確見謂之雷同如雷發而同應之惟法則古昔稱述先王乃謂善耳

方氏苞曰雷聲或小或大或疾或徐或震或洊隨地皆然終古不易故曰雷同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陳氏澔曰問終則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之言也

姜氏兆錫曰此節言侍師長之禮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陳氏澔曰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姜氏召錫曰父以恩師以道故敬同也諾者應之遲唯者應之速　又曰此章言赴召父師之禮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

吳氏澄曰呂氏以所尊敬三字相屬不若從舊所尊句斷爲是

彭氏絲曰一說侍坐於所尊敬者常坐席之末不可便席有空餘

姜氏兆錫曰所尊敬通謂先生長者之屬餘猶空也席容四人坐近尊者使席端無餘則親切而應對審也同等不起蓋以壹其所尊敬亦大略不式之意也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

朱氏軾曰尊客之前肅容柔聲安得有叱不叱狗謂雖狗亦不叱敬之至也

陸氏奎勳曰夜飲非禮之常故陳敬仲猶云臣卜其晝未卜其夜鄭註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不若長樂劉氏之說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也

姜氏兆錫曰燭至則時變食至則禮行上客至則非同等矣故皆起也四者並承侍坐而言　又曰此章通言事所尊敬之禮　又曰古無蠟燭照以火炬跋

其本也將盡則藏其殘本恐客見之而以夜久退也

又曰恐駭客聽也

方氏苞曰舊說炬將盡則藏其餘恐客見以夜久辭非也易炬不愈見夜久而速客之退乎此承上燭至起而言卽主人固留亦不見跋而必退也詩曰厭厭夜飲燕禮無算樂後有執燭爲燭之文故以不見跋爲之節

讓食不唾 唾湯臥反

楊氏鼎熙曰讓食辭讓以食之時

姜氏兆錫曰嫌鄙主饌也　又曰此章類言賓主之

禮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姚氏際恒曰撰治具之意鄭氏謂猶持也非

姜氏兆錫曰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撰猶持也四者皆厭倦之容恐妨其就安故請退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朱氏申曰問者異事則對者異儀

陳氏櫟曰君子更前事而別問一端則不敢坐對如曾子侍坐子問至德要道曾子避席而對子命之復

坐是也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謂因事有所變而敬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閒音閑屏必領反

楊氏鼎熙曰必待者以君子未命退也

姚氏際恆曰閒去聲隙也鄭氏以爲空閒音閑非

姜氏兆錫曰復白也言欲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左則屏於左右則屏於右呂氏謂不敢干其私也

又曰此章言侍君子者應對進退之禮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噭古弔反

陳氏櫟曰此言通戒敬身者當如是也毋傾側其耳以聽與不傾聽同

陳氏澔曰上言聽必恭側耳以聽非恭也應答之聲宜和平高急者悖戾之所發也淫視流動邪眄也怠荒謂容止縱慢

姜氏兆錫曰噭高急也淫流動也聽必恭側聽則慢應必和噭應則戾視必正淫視則邪此歷言耳目口諸官也

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倨音據跛彼義反又波我反

朱氏申曰遊宴遊也倨傲也跛足不正也寢毋伏伏

則失仰節之節也

徐氏師曾曰行當恭敬立當整齊坐必斂足寢不如尸皆敬也案徐訓遊爲行貝足搵者行容之俯遊者行容之仰遊則易倨故戒之

姜氏兆錫曰遊行倨慢也跛一足偏任也箕兩足狀如箕舌也伏猶覆也此泛言行止坐臥也

方氏苞曰嬉遊之時易至傲慢其立易跛其坐易箕若禮法之地則不必用此爲戒矣

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萬氏斯大曰免如字謂常時不得免冠也舊說讀音問此喪冠矣人縱不循禮豈有無喪而肯服喪冠者

乎

姜氏兆錫曰以髮益髮曰髢古者韜髮以纚不使垂如髢免註謂去也疏謂冠常在首不可去也袒露也褻揭也或袒其裼衣或袒而割牲或涉淺而揭裳之類皆有故爲之若勞而袒暑而褻皆褻也此又言冠服之屬也　又曰此章通言凡人容止服御之禮

方氏苞曰以纚韜髮有定制無事以垂爲戒也婦人寡髮益以髢若男子則第斂其髮不得施髢嫌爲婦飾也莊子曰禿而施髢亦謂婦人若男子雖禿不得施以禿者不免知之也施髢則可免矣

鄔汝龍問斂髮毋髢疏曰髲也髲爲何物世駿曰
髮垂者爲髲以纚韜其髮不使垂而不整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上時掌反
林氏光朝曰屨著綦屨之有繫欲足之加斂也解屨
而後登堂不敢瀆也古人解屨則結襪而前
徐氏師曾曰此言初至解屨之法
姜氏兆錫曰不以屨升於堂以長者在堂故也惟長
者在室則屨乃得升堂矣前章戶外有二屨是也解
脫也謂屨有綦繫脫之也不敢當階葢以妨後升者
與

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

方氏苞曰長者就屨則跪而舉之以適長者屏於側待長者著屨也下節乃鄉長者而屨之儀

李若珠問就屨跪而舉之二節兩時事抑一時事與世駿答曰此言著屨之法不必泥定一時兩事上節言取屨下節言納屨亦可上節言暫退下節言辭去亦可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徐氏師曾曰此終退納屨之法面鄉長者而著之恐背尊也將屨之時則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欲便著

也方屨之時則不跪而但俯身納之亦便著也

王氏炎曰解屨取屨其事甚小古人至謹如此敬長之心誠一舉足而不敢忘矣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就屨謂獨退也鄉長者而屨謂長者送之也朱仲晦曰長者送之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鄉長者不敢背耳按鄭謂長者送之固未然然鄭分為兩時事解則是不然既云跪而舉之不當又云跪而遷屨矣此疑兩處之文

朱氏軾曰就屨二字總冒下跪而舉之十二字一氣讀而舉謂納屨也解雖不當階中猶去中不遠屏于

側又遠于解之處然總在階下望見長者故必向上納屨不敢背長者也跪而遷卽上舉而屏意申言之以起下文言雖跪而遷之必俯而納之也

姜氏兆錫曰此條舊多疑義註曰就屨謂獨退也就猶著也鄉長者而屨謂長者送之也疏曰若侍者獨暫退而就屨則往階畔跪取屨屏退而不敢當階若侍者禮畢而退爲長者所送則就階側跪取屨稍徙近前而納足著之也所以俯納而不跪者跪則足向後而不便納葢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而已愚按註疏如此是納屨有二禮也朱子則云註謂長者送之

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向長者而不敢背耳味
朱子之意是侍坐無長者送之之禮第降階就屨而
不背之也長樂劉氏又云解屨必不當階取屨必屏
而隱避納屨必向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脫之必
主人先左賓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屨之
脫納有儀如此味長樂之意是屨之脫納類必如此
亦不言有二禮也且據疏所引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者出於玉藻篇侍坐于君之禮疏蓋以事上事長其
禮畧同而跪遷俯納者亦必左右以次坐納爾今考
玉藻篇云退則坐取屨隱避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

納左坐與跪同是知屏側隱避之時未嘗不跪遷而左右坐納也其必跪遷而左右坐納者以身雖屏側而面必向尊也歷考諸說則本文向長者而屨合屬上文跪舉屏側為一條而跪遷二句則申上文之詞並非侍坐納屨而有二禮也蓋此及玉藻篇互文起義禮畢退去而跪而取屨屏於其側者乃以明不償尊者之義而必以身向長者而屨者又以示不背尊者之意即玉藻所謂退則坐取屨隱避而後屨也其所以跪而遷屨俯而納屨者舉屨時兩屨在手至屏側納屨必先置地然後漸次跪而遷移而左右俯身

坐納之亦即玉藻所謂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也舊說不味其互文相足乃硬以暫退而就屨與禮畢長者送之而屨分爲二禮如其說一則徒有跪舉屏側而無遷屨納屨之文一則直以遷屨納屨而別指爲向長者而屨之禮義固難通况各經文及朱子陳氏之說不亦悖哉學者詳之　又曰此章言侍長者脫屨納屨之禮

任氏啟運曰鄭以屏于側爲暫時獨退鄉長者而屨爲禮畢退去而長者送之朱子謂長者不當送悉意鄭所謂送或身略起而目送之與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姜氏兆錫曰此章泛言凡坐立之禮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椸羊支反枷與架同

陳氏櫟曰施衣其上曰椸加衣其上曰枷

朱氏申曰以拭物而上下通用者謂之巾以治髮而疏密有節者謂之櫛

陳氏澔曰內則注云植者曰楎橫者曰椸枷與架同置衣服之具也巾以涚潔櫛以理髮此四者皆所以遠私褻之嫌

姜氏兆錫曰雜亂也椸枷以置衣巾以涚身拭體櫛

以理髮凡此皆當遠嫌也呂氏曰經雖無文然喪祭男女之位男在堂女在房男在堂下女在堂上男在東女在西坐亦當如之也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漱悉侯反

朱氏申曰不通問禮問不敢褻也

陳氏澔曰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朱氏軾曰不通問不親相問答也或作問遺亦通

姜氏兆錫曰問問遺也諸母謂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不與通亦以遠嫌不使漱裳蓋以敬父

方氏慤曰舊說敬父之道亦所以遠別非也曰諸母則非以例父之羣妾也蓋體兄弟之心而達其敬爾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梱苦本反

陳氏櫟曰梱中門限所以限內外也外言不入梱男不言內也內言不出梱女不言外也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劉氏彝曰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梱內之別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

林氏光朝曰內則子生七年則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於童稚之時而教之遠嫌也婦人十五而許嫁則繫纓笄成人之飾纓許嫁則繫之不入其門者謂許嫁則異宮而處也

姜氏兆錫曰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之義非幼所佩香纓也大故謂大事

齊氏召南曰按二纓之說與賈疏同但此疏云今此許嫁謂十五時雖本儀禮鄭注而意未圓賈疏云按曲禮云女子許嫁纓又云女子許嫁笄而字鄭據此許嫁文而言但言十五許嫁則以十五爲限即十五以上皆可許嫁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陳氏櫟曰父之姊妹曰姑己之女兄弟曰姊妹己之女曰女子子若已嫁而歸寍還家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顧氏炎武曰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也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于男子也猶左氏言女公子疏不直云女子而云女子子者云云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于子之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

弟至親兄弟之子姊妹猶弗與同席同器而況于姑
乎況于女子乎不言從子不言父据兄弟可也喪服
小記言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在然則女子子爲己所
生之子明矣胡氏謂重言子衍文黄氏以爲女子之
子皆非也內則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則不待
已嫁而反矣
姚氏際恆曰若後人行文第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
弗與同席云云足矣必連姑與女子子言者以出嫁
有此三等也此古人迂執處更不稱兄弟之子與父
耳

朱氏軾曰許嫁已嫁猶然未許未嫁可知矣許嫁不
入其門嫁反兄弟不同席同食互見也
姜氏兆錫曰女子子重言子者男子女子皆男女之
通稱故重言子以見其爲子也兄弟不與同坐食者
嫌疑之意無所不致其謹也父子亦不同席者嫌疑
雖非施于父子然禮有不得廢也況其他哉　又曰
鄭氏曰兄弟弗與同席同器雖未嫁亦然也呂氏曰
父子不同席承上文而言父子之間雖男子亦不同
席況女子已嫁而反乎愚按本節首言姑姊妹女子
子句故下以兄弟父子分疏之如此姑姪亦父子之

屬也而陳註父子不同席句徒以尊卑異等釋之則於上下文義未屬而考諸內則復與父母之子雖老不坐之禮相背也且其註兄弟一條以爲遠同等之嫌則似異等者無嫌矣不又自相矛盾乎凡陳註如此類者皆似是實非學者詳之　又曰此章類言男女別嫌明微之禮

方氏苞曰遠同等之嫌第曰女子已嫁而反可矣列言姑姊妹女子子者見踰等及尊卑懸絕者不必嫌也

李若珠問姑姊妹女子子何以重言子下何以専

言兄弟而不及姑姪又下節父子不同席美兆錫欲通上節爲一節其說何如世駿答曰專言女子則姑姊妹亦女子也言女子子則有父可知此記者之法鄭康成儀禮喪服傳注云童言女子子是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孔疏云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美欲通父子不同席於上節正以上有兄弟弗與同席而坐牽合之矣

草廬纂言之論無深意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王氏炎曰昏禮納采而後問名故非行媒不相知名

納吉而後納徵故受幣而後相親愛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杜氏預曰禮逆女必先告祖廟而後行

陳氏澔曰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倫也

姚氏際恆曰按取妻日月告君此疑春秋時制亦屬有位者言非庶民也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正襲此不得引以爲證齊戒以告鬼神左傳鄭公子忽取于陳陳鍼子譏其先配而後祖以未告鬼神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娶通

熊氏安生曰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此說雖是尚欠明了其以卜吉卽其異姓卜凶則爲同姓與

朱氏申曰取同姓是無別也

姚氏際恒曰按喪服小記云復與書銘婦人如不知姓則書氏蓋姓與氏別常有氏之傳遠寖微而昧其姓者若今人不分姓氏統名爲姓則豈有不知姓之人哉說詳喪服小記下

朱氏軾曰吉則必非同姓也

姜氏兆錫曰不娶同姓爲其近禽獸也妾輕於妻矣

然亦卜之者欲審其吉凶以辨同姓與否也　又曰

此章指言婚娶之禮

方氏苞曰卜之以決其爲同姓與否非決其吉凶古者有姓有氏氏者庶姓之別於下者也魯之姬姓也季孟臧展氏也齊之姜姓也崔慶欒高氏也周道繫之以姓而不別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若第知其氏則數世以後有通姓而通婚者矣惟門祚顯赫姓與氏始並著單微轉徙則氏存而姓失者多矣故妻之姓氏並著者爲多而妾或但知其氏其出微也喪服小記復與書銘男子稱名女子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其

姓則書氏存而姓失者多故禮文備此或曰知其氏則知其姓矣不知古以王父之字爲氏最易相混如晉有欒氏齊亦有欒氏齊有國氏鄭亦有國氏魯鄉同時二叔氏若式微轉徙安知其氏之所從出乎

鄔汝龍問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妾雖賤亦有父母何以不知其姓世駿答曰古人有姓有氏姓者本之於祖如魯爲姬晉衞亦姬姓魯之叔孫季孫則以王父字爲氏魯嫁女二國同姓皆媵之此知其姓者也其人式微已久離其祖遠或大夫士之

支子分氏則其遠祖之姓或與已同出一祖亦未可定故卜之吉則取之古諸侯之後分氏甚多豈能槩知其姓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賢遍反

陳氏澔曰非有好德之實則難以避好色之嫌故取友者謹之

彭氏絲曰不與往來豈徒避嫌亦以礪孤子之德慧術知禮豈徒然哉

姚氏舜牧曰謂有介紹相見之禮蓋古人相交必登堂拜母不輕交寡婦之子亦以遠嫌也

姚氏際恒曰此此謂寡婦之子非有先見于我我則弗與爲友蓋我若先往見恐致嫌也鄭氏曰有謂其奇才卓然衆人所知若是寡婦之子其得齒於人者鮮矣幼既無父天又不授以奇才異能使其不得齒于人數而無與爲友豈不可哀哉

姜氏兆錫曰此亦前章別嫌明微之禮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吳氏澄曰此言爲彼取妻而致饋遺其辭如此也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著代以爲先祖後蓋有不得已者故不用樂且不賀郊

特牲云昏者不賀人之序也是也然爲酒食以召鄉
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如此葢舍曰昏禮
而謂之有客是特佐其供具而已非賀也記者殆因
俗而名以賀與　又曰此章言婚娶問遺之禮
馮成章問古者設昏娶原爲先祖父慶嗣續之長
宜用樂文王得后妃而宮人以琴瑟鐘鼓樂之者
朱子訓釋謂當親愛而娛樂之也而呂氏釋禮記
賀娶妻者謂著代以爲先祖後人子所不得已故
不用樂且不賀果爾則祭祀怵惕悽愴亦大不得
已矣何以獨用樂後世遇喪用樂名曰鬧喪滅禮

傷化固不足道而昏禮非喪比也亦不用樂得毋非人情乎世駿答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關雎所言是平日不是言成昏之時祭義樂以迎來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樂非凶不用樂幽陰之義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姜氏兆錫曰應氏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而財非貧者所能辦非强有力者不足以行禮而力非老者所能勉　又曰此章言行禮之變

續禮記集說卷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曲禮上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杜氏預曰隱痛疾患避不祥也

陳氏澔曰常語易及則避諱爲難

徐氏師曾曰申繻對魯桓公曰名有五名生爲信案杜注若唐叔虞晉公子友德命爲義案杜注若文王昌武王發類命爲象案杜注若仲尼首象尼邱取於物爲假案杜注若伯魚生君饋之鯉取於父爲類案杜注若魯莊公與父同日又曰以官則廢職案杜注若晉僖侯改司徒爲中軍宋武公

改司空為司城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此可以補曲禮之闕

姚氏際恆曰左傳魯申繻所言較此無不以日月多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姜氏兆錫曰命名有五如左傳名生為信德命為義類是也國若晉侯周衞侯晉日月若殷甲乙丙丁隱疾若黑臀黑肱山川若獻武具敖五者非以示教且常語避諱難也左傳云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也

李燮班問名子諸條是國君之禮抑凡名子者皆然世駿答曰凡爲子者

男女異長

孔氏穎達曰文家稱叔案管叔以下皆稱叔惟末爲聃季云質家稱仲嫡長稱伯案若衞共伯庶長稱孟案若魯孟孫

黃氏震曰異長亦示別也

陳氏澔曰各爲伯仲示不相干雜之義也

朱氏軾曰異長亦是別男女意

陳詮問男女異長是男以男之長幼爲稱女以女之長幼爲稱否與世駿答曰猶易言長男中男少

男長女中女少女

男子二十冠而字冠去聲

朱氏申曰二十曰弱冠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姜氏兆錫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

黃氏震曰字以尊名男冠女笄皆成人而字惟君父之前則名

陳氏澔曰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亦成人之道也故字之

姚氏際恆曰內則云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則十

五以後二十以前皆笄之時故不言年數可與內則互相備

曲禮諸文每段皆取文義相生委委屬屬若斷若連極爲有致如此節本言男女之字因男子之字遂及君父前名之義以之厠于中間何其絶去板腐比偶之迹善讀書者兼以此意處處檢校最得古文之妙因嘆後儒將禮記割裂分類豈非夏蟲之見耶

姜氏兆錫曰此章類言稱名之禮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修置者左朐

右末殽戶交反胾側吏反食音嗣膾古外反炙張夜反醯呼奚反渫以全反漿子羊反朐其居反

朱氏申曰膾炙異饌故處外醯醬食主故處內葱渫微物故處末酒漿盛禮故處右

彭氏絲曰膾牛羊魚肉聶而切之爲膾也炙燔肉也處外處殽胾之外也此加饌非主也故在外醯醋也案食禮復設酒漿者蓋食畢用漿以潄口用酒以演氣也

朱氏軾曰據鄭注食左羹右醯又在食之左醬又在羹之右葱渫又在醯之左酒漿又在醬之右共爲一行最近人第二行爲殽胾三行爲膾炙脯脩則食竟

設之在酒漿之左朐訓中屈蓋脯修俱薄片而長故屈其上截

姜氏兆錫曰此節自處內以上與公食大夫之禮同肉帶骨曰殽純肉切曰胾聶切曰膾火炙曰炙骨左肉右分剛柔也飯左羹右分燥濕也膾炙之異故居殽胾之外醯醬食之主故居殽胾之內葱渫亦菹類是爲加豆故處席末也或酒或漿又處羹右若兼設則又左處酒右處漿也疏曰脯訓甫甫作即成也修訓治治之乃成也薄折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修伸曰脡中屈曰朐邊際曰末呂氏曰食脯修者先末

故右之也自此至削瓜節通爲一章備言飲食之禮而此首言設饌之禮也

任氏啟運曰孔云在酒之左愚疑當在食之左而亦左朐右末也孔云朐之末在右以右手擘之便也未知是否鄭氏曰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食禮則當放公食大夫禮云

李若珠問葱渫何物席際曰末亦分左右否酒漿處右註云若兼設則左酒右漿此左右即上文左右平抑就羹而分左右也世駿答曰葱是生葱渫是蒸葱鄭康成云處酒漿之右酒漿曲禮云處右

鄭以爲處羹之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若公食大夫禮酒漿兼有自分左右與曲禮不同

郘汝龍問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脯脩置外折置內又朐爲中屈此何物世駿曰屈中曰朐屈其脯朐朐然也左朐朐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取祭擘之便也脯脩皆在左邊左則外也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食音嗣

陳氏澔曰不敢當主賓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

姜氏兆錫曰此降等謂爵降於主人也公食大夫禮臣於君降食于堂下大夫士相食則否惟大夫士於卿士於大夫則若降而不遽降故起而致辭若飲食於堂下然主亦致辭乃就坐也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

朱子曰古人祭酒于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

徐氏師曾曰此卑客就食之儀若敵則不必然夫禮要於中而已矣

姜氏兆錫曰延導也古人不忘本每食必每品出少

許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必主導之乃祭也食飯也胡氏黍稷稻之屬祭所先進者而已若殽之序則以次徧祭也殽鄭謂通胾膾炙而言也呂氏謂專指殽而言如舉幹舉骼舉肩之屬也　又曰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乃徹去王氏曰客卑一聽于主食至則必與辭祭則不敢先舉胾殽則不敢先嘗先飽若答敵則不然

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　飯扶晚反辯音徧下同

賈氏公彥曰公食大夫爲禮食故先食殽此大夫士與客燕食故先食胾

姜氏兆錫曰疏曰三飯三湌也禮食三飧而告飽須勸導乃更食儀禮公食大夫篇三飯以涪醬鄭註每飯歠涪以殽擩醬食正饌即此也必三飯後乃導食胾者以胾爲加也食胾後乃徧食殽矣

齊氏召南曰按特牲少牢初舉肺脊以授尸尸三飯告飽注曰禮一成也佐食舉幹尸又三飯注曰禮再成也舉骼尸又三飯注曰禮三成也舉肩注曰不復飯者三三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綷而前終始之次也此文似應云初食脊次食幹次食骼後食肩

李若珠問三飯食胾何謂三飯何謂辯殽胾食食何饌世駿答曰儀禮賈疏有一飯三飯五飯七飯至十三飯而止公食大夫禮有韭菹昌本鹿臡麋臡羊俎膚俎豕俎羊炙豕炙牛炙等上大夫八豆八簋八鉶九俎庶羞二十皆是正饌而羊胾牛胾豕胾爲加豆故三飯前未敢食也特牲少牢禮初食殽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殽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姚氏際恆曰儀禮曲禮古人各自爲書未嘗相通鄭氏執禮解禮牽强附會反使本文諸義皆誤最爲害

事如葱渫處末則曰殊加也蓋因公食禮正饌惟有菹醢無葱渫故云殊加不知既謂此爲士大夫與賓客燕食之禮何爲反殊加于公食大夫禮乎一也于酒漿處右則曰此言若酒若漿耳兩言之則左酒右漿蓋因公食禮設酒于豆東又設漿飲于稻西鄭氏註云酒在東漿在西所謂左酒右漿是也今以但云酒漿處右不合左酒右漿之說乃以爲若酒若漿之一記文明言二鄭言一何耶且据彼處右者漿也若酒亦處右不仍不合其左酒右漿之說乎二也于主人未辯客不虛口則曰虛口謂醑也据醑是食竟飲

漱滌口之名今以虛口爲酳也蓋因公食禮賓三飯宰夫執觶漿飲賓坐祭遂飲是彼三飯竟飲漿而漱故謂此三飯竟飲酒而酳以見其事相當而彼爲漱此爲酳又以見私客異于公食之禮也不知虛口者是爲主人食殽未徧客不敢先虛其口以示食竟所以俟主人也今以虛口爲飲酒滌口迂妄無稽三也

朱氏軾曰祭食十二字一氣讀謂進一殽祭一殽隨所進而挨次逐一祭之務徧也必言殽者魚腊湆醬非食之盛者則不祭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謂食竟而漱口使潔及安食也用

醬曰漱以潔清爲義用酒曰酳酳訓演以演養爲義

又曰此以上降等主賓燕食之禮也按後文卒食

一條當在此節之下說見下文

方氏苞曰客雖已飽而主人未辯必微有所食而不

虛口嫌於慢棄主人之品味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

而食

徐氏師曾曰侍長者而爲客非自爲客也故雖少無

執食興辭之禮但視主人之私而答之耳

姜氏兆錫曰饋進饌也鄭氏曰侍長者食耳雖不得

執食興辭拜示敬而已横渠張子曰饋及己則拜否則不拜不敢當體也與御同于長者雖貳不辭同義

此言侍食與長者之禮按文義此與後文卒食一條次於上文客不虛口之下則彼此各以類從矣

李若珠問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方氏曰稱施也若敵客又當何如世駿曰侍食於長者不敢當客故但拜而食若是敵客則當執食興辭不止於拜而已若珠又問如諭果爾則所云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又何禮也世駿答曰此在禮亦無明文以意度之古人不嫌過自卑損

所以答主人之敬

其食不飽其飯不澤手

姚氏際恆曰澤沾漬也古之飯者以手著盛器中故與人飯手須潔淨不可用汗污沾漬其手也玉藻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澤字與此同

姜氏兆錫曰呂氏曰食非一品飯則止飯而已其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其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

方氏苞曰與人飯則先自盥濯不可使有汗澤非當食而摩手也古人於事尊親賓長之禮無微不達而坐則以席飯則以手非智不若後人也其體驗於天

理者盡詳而所以便其口體則有不暇悉也　按飯
黍毋以箸似餘食皆用箸毋摶飯及此條又似專用
手未詳何故

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

朱子曰放飯大飯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流歠謂長
歠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

姜氏兆錫曰疏曰取飯作摶是爭多也朱子曰放謂
放而無節流謂流而不止

方氏苞曰放飯者餘粒散布流歠者餘瀝沾濺也

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咤陟嫁反齧五

結反

盧氏植曰固獲取之為其不廉也

陳氏澔曰毋咤恐似於氣之怒也毋齧嫌其聲之聞也

姚氏舜牧曰毋反魚肉謂器中尙有餘不必以箸反掀而盡食之

姜氏光錫曰口舌作聲曰咤惡其聲也骨齒相攪曰齧惡其狀也反於器恐歷己之口為穢也投諸畜恐賤主之物為嫌也求之堅曰固得之難曰獲故備戒之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箸直慮反

陳氏澔曰毋以箸貴其匕之便也

姜氏兆錫曰揚者以手散熱氣也毋揚嫌欲食之急

毋箸貴用匕之便也

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

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

姚氏際恆曰古人取飯以手著器中故有摶飯之說

放飯孟子趙注曰大飯是也少儀毋放飯下曰小飯

而亟之則放飯爲大飯可知大飯謂含餔多小飯謂

含餔少也鄭氏曰放飯棄手餘飯于器中人所穢孔

氏曰手取飯若黏著手不得弗放本器中當棄于篚無篚棄于會會簋蓋也鄭注旣迂孔疏尤鑿棄于篚與會已固不食之矣然則終棄之乎抑使僕隸賤人食乎旣在篚與會是不終棄而與僕隸賤人食明矣彼亦人子其能堪耶絮羹絮字如澡絮之絮謂以箸旋轉之也　此共十五毋字一不字不字指齒決乾肉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可見毋字重不字輕古人用字不苟如此

萬氏斯大曰客絮羹凹句正明所以不可絮羹與歠醢之故言爲客而絮羹歠醢主人即以此辭客將何

以爲情乎故不可也

姜氏兆錫曰用口取食曰嚃就器和羹曰絮取物治齒曰刺舍羹嘗醢曰歠盖羹菜用挾不宜以口取食故勿嚃口容貴止不宜以物治齒故毋刺客或絮羹則主辭以烹飪無法客或歠醢則主人辭以貧窶乏味此又釋無絮無歠之意也 又曰濡肉殽胾之類乾肉脯脩之類決斷也嚃併食也不齒決當治以手毋嚃炙當食之細 又曰此以上備言食不以禮戒之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

客坐卒子恤反齊將兮反相息亮反

陳氏櫟曰飯與齊皆主人所親設故客皆親徹謙也

張子曰此錯簡當在前章客不虛口之下

姚氏際恒曰齊醬齊也按齊與韲同韲葅之屬菜肉通稱內則曰獻孰食者操醬齊此不言醬但言齊略也鄭氏以為醬屬混　此一節若在客不虛口之下為順但記者于中間雜入侍食禮及零星食禮訖然後以卒食之禮終之下另言侍飲之禮此與前男子二十冠而字一節相似記中此類甚多徐氏集註載張氏說謂此為錯簡當在口不虛客之下按禮記傳

于漢世末經壁藏火焚安得有錯簡凡集注中所載張說錯簡者皆妄也今集註之書重刻盛行恐人惑其說故辨之後倣此

姜氏兆錫曰自從也齊醬屬也飯齊皆主人所親設故客欲親徹此亦降等之客敵者不然也　又曰此條當在前文客不虛口之下說已見上

方氏苞曰禮無不報飯齊主人所親設雖敵者亦宜自徹惟降等乃自前跪以致其恭主人興辭辭其設非辭自徹也主人辭而客坐時相者已受所徹而降也若敵者則自徹而不跪主人無所用其辭故禮無

其文不得據爲不自徹之徵至公食大夫乃君臣之禮故賓自取粱與醬以降而不敢以授人徹時亦不跪乃事之體宜然注疏重複倫類舉彼以證此多所發明然必各就其事分別觀之然後輕重之差見焉

侍食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少時照反釂子妙反

徐氏師曾曰受爵則聽於長者飲酒則後於長者皆敬也

姚氏際恆曰禮言不同此節註疏執禮解禮之謬有二拜受於尊所鄭氏執燕禮曰燕飲之禮鄉尊然遺

拜受之義孔氏爲之說曰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
西尊面有鼻鼻向尊示君有此惠也鄉飲酒及卿大
夫燕則設尊于房戶之閒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
也今云拜受于尊所當是燕禮燕禮不云拜受于尊
所鄉飲酒亦無此語宜是文不具耳孔欲牽合此文
反疑彼文爲不具一也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鄭
氏執燕禮曰君卒爵而後飲孔氏曰此與燕禮合而
與士相見及玉藻違孔蓋以是相見及玉藻皆云卒
爵而俟君卒爵故也于是謂此爲燕飲正禮玉藻及
士相見爲私燕之禮其偶合者合之其不合者則加

以武斷二也郝仲輿曰按玉藻及士相見禮皆云君賜爵卒爵而俟君卒爵是以先飲爲禮也故禮不必强同斂於從尊者之命先飲可也讓以待尊者之命後飲亦可也解者謂公私不同飲豈私燕遂無導飲之禮乎此說調停二禮之異亦可通附載之

姜氏兆錫曰尊所謂置尊之所如鄉飲禮尊於房戶之間燕禮大射禮尊於東楹之西之類也呂氏曰古之飲酒貴賤長幼必以次徧鄉飲酒禮堂下之賓樂工及笙無不與獻特牲饋食禮賓兄弟弟子公有司私臣獻亦如之而鄉飲之屬不拜受於尊所豈禮與

侍飲異與　又曰飲盡爵曰釂反席而飲者從其命
也未釂不敢飲者謹乎節也　又曰此言侍飲于長
者之禮也
方氏苞曰疏謂此記與燕禮合與相見玉藻違而燕
及鄉飲酒禮不聞拜受於尊所疑文不具非也禮以
義起各緣其事經所舉乃國政官司之守記所傳乃
鄉黨燕私之儀其事本異不可比而同燕者君飲其
臣之典禮也士相見玉藻所稱則偶值君之稍事而
賜之飲非獻酢正禮故越席以拜卒爵而俟其義比
於司正舉觶者之導飲宰夫之先嘗若燕則宰夫爲

獻主自宜待君之卒爵而後飲猶侍食於君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也此記乃私家偶然之飲長者酌於尊所自宜就其所拜受若燕及鄉飲酒禮則賓之受爵有席位主人酌致有常儀安得羣就尊所樊然殽亂而漫無統紀乎記特舉卑者之拜受于尊所則敵者無此儀侍飲於父兄師長異於君臣不宜有卒夫先嘗有司導飲之義則俟長者之釂而後飲宜也若祭祀旅酬子弟舉觶於父兄則有先父兄而飲者亦取導飲之意禮之各以義起而即乎人心類如此　祭禮惟見尊彝與酌數而五齊三酒之寒溫無文竊疑尸賓主人

正爵必四五舉雖春秋仲月不能凍飲況嚴冬乎儐尸之俎猶熱而後進楚辭挫糟凍飲惟盛夏爲然竊意齊酒必經火齊而後以注於尊罍器大有蓋冪及三貳再貳則仍以溫者益之其法已見于天子諸侯祭享之禮故卿大夫以下文畧耳循數推理祭祀饗燕正禮有酌數者必就尊彝酌獻其餘卿大夫士相飲雖陳尊而未必皆於尊酌之故韓奕之詩曰清酒百壺必酌於尊則安用百壺此記曰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則并非士大夫相飲之正禮也若正禮不宜有少者先列坐之事必偶然會聚少長皆坐及時而

陳尊故曰酒進其當受爵者至是始起敵者則立而待獻卑者乃趨尊所以拜受耳雖祭祀之嚴主人所獻不過祝侑長賓長兄弟衆賓之長則尋常燕飲主人酌獻不過所爲設飲及爲客者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至衆賓則獻敵者宜使人代酌如冠禮使贊者酌而後賓受之降等之客別有行爵者如無算爵其拜受於尊所必長者加禮而欲親酌故就拜而辭焉若衆人皆然亦不勝其擾矣或曰齊酒理固宜溫而周官食醫職飲齊視冬時何也彼謂六飲食後用以漱演無妨於寒非獻酬之飲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徐氏師曾曰此因上節而并記之蓋蒙酒食而言推之凡賜亦當如是

姚氏際恒曰上言侍食侍飲下言賜果賜餘則此賜當亦指飲食也苟不明此義啟少賤貪得之心也

朱氏軾曰長者兼齒爵言

姜氏兆錫曰長者賜通為凡受賜之類辭而後受賓主則然非少賤事尊貴之道也　又曰此通言侍飲食于長者之禮按文義後文御同于長者二句亦當通此為一條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徐氏師曾曰不敢棄於地也

姜氏兆錫曰敬君賜故不敢棄核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姚氏際恒曰鄭氏謂溉爲陶梓器若萑竹器則不溉殊杜撰凡器無不可溉滌豈萑竹之器便不可溉滌乎且即陶梓器不溉遂呼以爲溉尤不可通按溉即既字史五帝紀溉執中而徧天下徐廣注古既字作水旁說文既小食也既與餼氣通中庸既廩稱事又氣與既通論語內雖多不使勝食氣寫即瀉事此謂

惟氣之小食在正饌之外者不寫於他器其餘皆寫于他器而後食也釋禮者于溉字有邊旁不知即古既字于寫字無邊旁不知即今瀉字其不諳字義如此

姜氏兆錫曰御食謂君食而臣勸侑也君賜以食餘若陶器若木器易洗滌者則即食之或難于洗滌如編織萑竹之器則傳寫他器而食之恐口澤之瀆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餕子閏反

陳氏櫟曰雖父於子夫於妻亦不以餕餘祭之非特不以薦先也

徐氏師曾曰此承上章賜餘而言蓋受君之賜當熟以祭惟是餕餘則不祭戒褻也蓋君雖當尊而祭亦當重忠孝兩盡之道也

芮氏城曰陳澔曰餕餘助祭所得及君所賜食雖尊不以祭卑爲已褻也鄭氏曰食人之餘曰餕凡餕皆祭食其不祭者惟父食子之餘夫食妻之餘熊安謂父之家政既傳妻爲宗婦而燕族婦也疑陳得之

顧氏炎武曰下二句當别爲一節蓋以尊臨卑死者之靈必有所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說者乃蒙上餕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非也　又曰此謂平

日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

姚氏際恆曰陳可大曰此謂助祭執事或爲尸而所得餕之餘肉以歸則不可以之祭其先雖父之尊亦不以祭其子夫之尊亦不以祭其妻此說本朱仲晦是蓋承上餕餘不祭言且合孔子君賜食先嘗不祭惟腥則熟以薦也郝仲輿曰子生則餕父之餘子死則父不得以所食之餘祭之妻生則餕夫之餘妻死則夫不得以所食之餘祭之此說亦可存孔氏曰餕者食餘之名祭謂祭先也凡食餘悉祭若父得子餘夫得妻餘不須祭者言其卑故也按此謂豆閒之祭

者古人每食必祭不忘卑者之食況父得子餘夫得妻餘此事不當有太迂曲熊氏謂年老傳家事于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子餘夫得餕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其迂曲如此且於文義亦不甚協陳可大又一說曰此祭是每食必祭之祭食人之餘及于進餕于父妻進餕于夫皆不祭而食按妻主中饋凡夫之食皆妻爲之及其年高爲子所養若是則人一生每食終無祭之日矣尤難通

朱氏軾曰註疏謂祭爲祭先雖食餘亦不可不祭有不祭者惟父食子餘夫食妻餘耳朱子不從註疏解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執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爲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薦先祖卽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朱子解最當

姜氏兆錫曰上文君賜餘是食之餕餘也若助祭于君或爲尸而得餕以歸又祭之餕餘也凡此皆餕餘之物不可以祭其先雖父之尊亦不以祭子夫之尊亦不以祭其妻也　又曰此章言受君賜之禮而末節承君賜餕之意而類及之也

方氏苞曰按饋食禮餕餘皆祭此云不祭者疑朝夕恆食子婦佐饋父母舅姑旣祭則子婦不更祭也宗

廟之祭尸亦餕鬼神之餘尸祭故其下餕者皆祭朝夕恆食而餕是以人之餘事鬼神先炊雖卑亦不敢以褻也父不祭子二句此自爲一節與上文不相蒙不祭謂不親饋獻也父祭子則使其子主之無子則使其兄弟或兄弟之子主之夫祭妻略同蓋饋獻必拜非尊者所宜親也舊說妻子所進不祭而食未安舍賓祭而外人之恆饌無非妻之所進者　祭法王下祭殤五蓋使人舉其事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謂無子又無兄弟之子者不得不以夫主然必無拜而饋獻之義若有子則夫雖與事而

不主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朱氏申曰御同於長者與長者同 御食於君雖貳不辭貳重賸盛禮也禮意施於長者而不在己故不必辭偶坐偶然而坐禮意亦不在己也

姚氏際恆曰偶坐不辭另爲一義不連御同於長者

姜氏兆錫曰御同于長者謂以侍御而得同之也貳益也有盛饌旨且多也一謂御猶飲諸友之御貳猶不貳敵羹之貳也偶猶匹也謂有賓而因匹于坐也二者不辭以殺席皆非爲己設也 又曰此亦侍飲

食于長者之意說見前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姜氏兆錫曰梜箸也鉶羹有菜大羹則無菜直歠之而已此泛言凡用羹之禮亦前文飯黍毋以箸之類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爲去聲副普偪反華胡瓜反累力果反疐音帝齕恨沒反

湯氏三才曰此亦槩論食瓜之禮食瓜之制先刊皮次半破次四析次橫斷次巾覆天子分尊而制獨隆

故五者兼有之諸侯有四而又降其一謂盧葛也大夫有三不四析不巾覆然猶削也士只有二不刋皮不四析不巾覆庶人只有一惟以手齕之而同半破

卽一食瓜而正名定分之意寓焉

劉氏彝曰三代之王於府史胥徒女奚莫不用禮以竭其忠孝之誠也如內饔之割烹外饔之刑膴胖雞宛脾熬母珍擩曲盡精微皆有制度而況瓜爲時新必薦寢廟也大夫已上皆曰爲者有司爲之也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之也

姚氏際恆曰嘗疑削瓜細事當日禮記及此不知何

故四析半剖矣與尊卑橫斷中裂齏皆犯禮故孔氏爲之說曰非爲平常之日當時大會公庭之時也此說雖于庶人有礙庶人不當有公庭會食之事然不得不作如是解耳黃鄭二氏極駁疏義之非謂禮不可欺于暗室公庭有禮平日豈遂無禮求之太深正不必耳

姜氏兆錫曰疏曰削刋副拆也蓋刋其皮拆爲四解而橫斷之乃以細葛巾覆而進也半破曰華諸侯禮降故但破而橫斷覆以麤葛巾而已果裸也其禮更不用巾覆疐謂脫花處也但去疐則又降矣齕齒也

禮不下庶人直自㪺之耳此盡公庭禮會之等非謂平時也　又曰劉氏曰大夫以上皆曰爲者有司爲之也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之也方氏曰巾以絺綌者當暑以涼爲貴也　又曰此歷言爲天子以下削瓜之禮

續禮記集說卷四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廷校

汪自强校

高培森校